

韩乃寅文集



岁



岁

月

韩乃寅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韩乃寅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0. 7

(韩乃寅文集)

ISBN 978-7-5063-5448-6

I. ①岁…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0901 号

岁 月

作 者: 韩乃寅

责任编辑: 江小燕

特约编辑: 王 艳

装帧设计: 万有文化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 刷: 三河市宏兴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230

字 数: 390 千

印 张: 26. 125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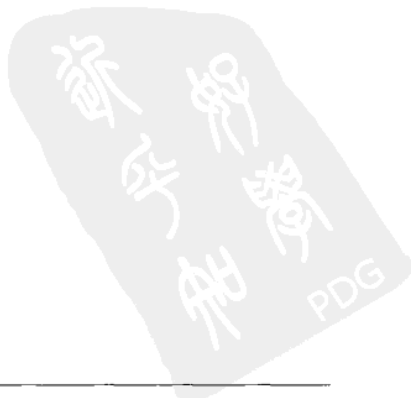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63-5448-6

总 定 价: 798. 00 元 (全 13 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沃土所育，心血所孕：韩乃寅的长篇小说创作

山东师范大学博导 黄万华

一直很怀念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北文学，怀念浸润着萧红那么多本真记忆的呼兰小城；怀念端木蕻良呈现的科尔沁旗草原，既剽悍雄强又清新可人；怀念骆宾基混沌初开笔触下的琿春边城，人物、风俗，皆有言不尽的韵致；怀念饱含萧军生命体验的凌河山村，那种“兵匪一家”的独异环境焕发出北疆元气；甚至怀念不为人们熟知的，东北沦陷后仍留在黑土地上创作的作家们，小松《部落民》散发的寂寥苍凉的乡野气息跟部落民们的野趣、野性相映交辉，疑迟《雪岭之祭》在深山林海中浮现出的生命力的原始强悍，山丁《绿色的谷》淋漓尽致所写古久而又孕育新生命的狼沟世界，爵青《斯宾塞拉》等小说在官能感觉中描写出了哈尔滨冰城承受的多种文化幻出的神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作品仍然让我这个自幼生于江南、后来四方飘泊的人怀念着关东这片沃土。

40年代后，关东土地上仍然发生着别处难以寻见的人文变迁，它最先承受全境解放的喜悦，之后，从十万转业官兵移师荒原，到四十万京沪知青屯垦戍边北疆，关东沃土始终是一片热土。那里的神奇生活激动过不少作家，也产生过一些好作品。不过，说起东北文学，人们记得的仍是三四十年代的“呼兰河”、“图们江”、“琿春城”、“科尔沁旗草原”，这让人感到关东沃土的文学资源远未得到充分开发。也是这个原因，使我关注起韩乃寅的小说创作对北大荒文学资源的开掘。

韩乃寅在其长篇小说《岁月》的后记中，曾述及时任农业部副部长

的刘成果 80 年代末在北大荒垦区工作时，谈到反映北大荒精神的文学创作，“如果内部力不从心，可以外请作家来写”。此话固然反映了北大荒文学资源远未被充分开发的现状，但也使我想到了如何开掘北大荒文学资源的问题。东北长白山的“垂直地带景观”曾给我极深的印象，从山脚到山顶，由于地貌、气温的递次变化，长白山的植物群落呈现了从亚热带到温寒带的逐级变化，层次丰富、分明，将大自然丰盈的生命力演绎得意气酣畅。我一直觉得，北大荒的文化资源恰如那“垂直地带景观”，可以也只有在多层次的文学开掘中，才会呈现它纷繁迷人的生命形态和丰厚充盈的生命智慧。从 80 年代的《远离太阳的地方》三部曲，到新世纪的《高天厚土》、《岁月》、《特别的爱》、《狗眼》，韩乃寅一直耕耘于北大荒文学这片沃土，并不时掘进新的“矿藏”层带。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大多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完成，他似乎无暇顾及文坛纷至沓来的新方法，但始终从容驾驭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不时有令文坛惊喜的新收获，其缘由恐怕就在于他得心应手而恰如其分地将现实主义的多个层面“对应”于北大荒文学资源的多层次开发。

韩乃寅的创作表明他将现实主义视为文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律性机制，是在思想性、社会性、文学性的诸多层面上，以其追求的批判性、典型性、客观性等，对文学和人生、自我等关系起调节作用，以不断拓展文学的容纳能力。纵观韩乃寅二十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我们会感觉到，韩乃寅一直从自己较丰厚的北大荒生活积累出发，在北大荒文学的发展遇到某种阻隔，陷入某种困窘之时，从自己对现实主义的领悟而做出调节、疏通的努力，给北大荒文学带来新的活力。

韩乃寅的北大荒长篇小说创作是从知青题材起步的。新时期文学中的知青小说，或以浓郁的理想色彩追缅特定年代的英雄主义，或以细密的意识流动剖露放逐岁月的迷茫心理，都留下了历史印痕，但恐怕又都缺乏历史大气。知青小说似乎无力应对知青历史这座共和国年代特有的生活宝藏。时间流逝，相当一部分知青小说如今已不耐读了。韩乃寅的知青三部曲《天荒》、《苦雪》、《泪祭》（合称《远离太阳的地方》，以下简称《远离》）成书出版于 1988 年至 1996 年，1998 年改编成 20 集电视剧《爱在冰雪纷飞时》，至今仍在各地上演，倍受好评，显然是较为

“耐读”、“耐看”的。这其中的缘由很多，而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远离》始终充溢着知青文学中缺乏的忏悔意识。韩乃寅正是用孕成于黑土地的忏悔情结，体现出作品的“救赎”题旨，从而实现了知青小说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突破。

知青生活，对于知青作家永远是一方梦中的灵魂栖息地，但灵魂栖息的方式有所不同。沉溺于文革岁月的青春激情，并以此化解历史的严酷，让心灵安详于历史，是造成知青小说现实主义贫弱的重要原因。而韩乃寅的小说让我们感到，他的心灵安放于北大荒的黑土里，始终是在痛苦中翻腾，乃至煎熬。他自己有着十余年的北大荒知青生涯，大学毕业后又重返北大荒工作至今，这种日夜跟黑土地血肉亲近的经历，使他不断复原着北大荒知青生涯记忆的本真性，思考着知青运动“存在”的本原性。在这种记忆的复苏和深化中，韩乃寅以清醒的忏悔意识支撑起自己对发生在文革年代的知青大迁徙的直面逼视。他曾经多次谈及知青大返城后北大荒农场元气大伤，不少地方甚至出现狼藉遍地的情景，热血沸腾的十年知青运动一朝消散，留下的却是历史的荒凉。“像灰烬回忆火”，这句创作“题记”表明韩乃寅要用自己知青生涯的本真记忆对北大荒知青精神作最诚实、最本色的探索。从《天荒》开始，韩乃寅就一直多方面地还原着“远离太阳的地方”知青们生存的原始状态。

首先是知青所处北大荒的人文历史氛围的真实呈现。韩乃寅无意去具体评判知青运动的是非，他欲借人文历史氛围的再现，来表达自己对北大荒知青生涯“盲点”的反思。北大荒这片历来“只能用拓民屯垦和流放囚犯留住人烟”的荒芜之地，50年代后除十万转业官兵屯垦外，也建立了不少劳改农场。关东土著文化、移民文化在拓荒的生存环境中相互影响、融合，更在“劳改”这一人文环境中奇异地熔铸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它包含在那凛冽奇寒的暴风雪、神秘莫测沼泽地中陶冶出来的强悍民风，包含50年代的拓荒创业，而60年代末，京、沪、哈及乌金市的大批知青来到由劳改大队改建后的小兴安岭农场，更将“文革”时代政治、文化重地的风气带到了北大荒，历史氛围和现实气息、城市和山乡、知青和边民奇异而又“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在文革“改造、教育”的大环境中相融相通，生发出无尽的意味。在这种特定地域和年

代的人文气息的呈现中，小说始终将知青的“新流民”生存形态的真切呈现置于构思的焦点，他们身上的渴求、冲动，既有着青春萌动，又有着民主追求，然而又都难免扭曲：“天荒”之地的闭塞、专制、蒙昧在压抑中引导着他们的青春冲动，“文革”时期的“愚忠”诉求又在他们身上演绎出漠视个体生命价值的“民主”追求。本来，北大荒边民的坚韧、宽厚、善良、粗犷可以成为知青们解救灵魂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在“文革”精神的支配下和知青们的漠视中，多少被消解了。如果说，《天荒》中知青排长薛文芹装疯卖傻得以跟就业劳改子弟钱光华完成“神秘的婚礼”，多少容纳进了北大荒边民们的敢作敢当而又善解人意的精神气质和强盛、清新的生命力。那么，到了《泪祭》中，姜婷婷、丁悦纯等知青夫妇仿效那“薛文芹就能干得出来”的“装疯卖傻成眷属”，以“假戏真唱闹离婚”来返城时，我们能感觉到的恐怕只有“文革”时期即将结束时的小心眼、小家子气了。此外在小说中，知青们跟王大愣、王明明父子在外部冲突上始终处于对峙，然而我们也会寒心透骨地感到他们之间也许不乏相通，这种相通也正呈现了从劳改农场的历史到“文革”斗争的现实这一“封闭”环境对知青们的巨大影响力。小说一直没有评判知青们在扎根和返城的人生抉择中的是非得失，而是在真实留摄历史氛围中给读者提供思索的空间，而这正是作者对知青历史的清醒的文学解读。

《远离》的本色在于“黑土”，所以它在通过人物性格来反省知青的历史本质时，始终立足于黑土地资源所影响的知识心灵的真实剖露，在逼视人物心灵上显示出无粉饰无讳言的勇气。小说成功设置和塑造了几个人物形象群落，由此展开了各种类型的知青充满困惑、骚动、梦幻、失落的灵魂轨迹。而在这中间，作品着力刻画来自乌金市这个城矿混居城市的一批知青，同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知青有所不同。乌金市的知青从小更多浸染到矿工一类劳动者纯朴、强韧品格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北国城市文化的影响，无论是李晋苦中作乐的诙谐、幽默，还是薛文芹敢作敢为中的渴求，都明显交织着上述文化的影响。然而，他们来到北大荒后，跟那里环境发生的种种冲突并不弱于北京、上海知青：时而充满自信地审视自己，时而又产生不知从何而来、何处是归宿的茫然

无措感；时而虔诚地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而又显现出由自主意识而生的困惑、迷茫；时而富有进取地改造着环境，时而又玩世不恭地捉弄环境或无可奈何地为环境所困……他们往往在完成了一个点的突破之后却又回到了原先的圈子。当他们最后特地穿上旧絮百绽的黄棉军装，高呼口号返城时，我们会感到，如果再有一股浪潮，他们还会乘潮而来，这也许正是知青下乡的历史悲凉所在。

在《远离》近 130 万字的叙事中，韩乃寅始终绵厚而又清朗地讲述着小兴安岭知青 10 年的故事，123 名荒友葬身于荒原，数百名荒友最终又成了城市人……这种生命“轮回”中会聚拢起意味深远的历史思考，北大荒土地的一段特殊岁月成为“知青本质”的恒久诠释。韩乃寅把全书几十个故事都讲得原汁原味，他是用生活的原色在避免自己的叙事陷入历史语言的陷阱。“黑暗逝去/我们会不会也逝去了一种光芒”，《远离》的这句题记最能反映出韩乃寅的这种警醒。知青生活是韩乃寅的“文革”经历，当韩乃寅努力呈现北大荒知青生活的真实时，他却有可能落入小说叙事和生活真相差异构成的语言陷阱，甚至建构成“虚空的现实”。他显然意识到了这种缘自权威性、习惯性语言对作家思维的支配而构成的语言陷阱，尽力避免用理性去“筛选”、“淘洗”知青生活，不同人物的经历都带着其鲜活的“地气”。这是《远离》在人物塑造上显得较为耐读的重要原因。从影视改编的角度而言，它甚至提供了改编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北大荒生活原色的叙事，也反映了作者清醒的自审意识。

忏悔是为了救赎，救赎出自己的心灵，也救赎出知青文学。从《远离》可以看出，韩乃寅北大荒知青生活的积累是相当丰厚的，他的记忆中有许多生动的故事，但他抵御住了讲述生动故事的诱惑，所以既没有将知青生活单纯演绎成“青春无悔”的理想主义，也没有纯然沉潜于人物意识深层来表现特定年月的“自我”。他是在表现知青群体的沉沦中，从知青故事的此岸游向知青北大荒“存在”的彼岸，让《远离》在浓郁的北大荒知青历史氛围中通过文革年代“存在”的相通性，从而拓展出文革“存在”的文学解读的心灵空间。

韩乃寅向北大荒文学资源的纵深开掘的又一部力作，是描写北大荒

1950年开发历史的长篇小说《岁月》。十年知青拓荒史的视域在时间维度上的延伸，聚合在50年代十万转业官兵、60年代四十万知青、80年代八万大专学生三代“移民”以北大荒为家园的建设历程上，但又决非仅仅叙事历时的扩展。

《岁月》创作于上个世纪末，社会激情的缺失和文学沉思的贫弱，正有可能成为中国小说创作之沉疴。韩乃寅在此时将自已的小说取名《燃烧》（即《岁月》，最初名为《燃烧》），作一次北大荒创业激情的燃烧，也作一次创作心灵的燃烧，显然是意识到了上述创作危机。他又一次从现实主义创作的自律机制中汲取力量，既以走入历史的激情“回潮”构建思想高度，抗衡使创作沦为赏玩之物的危险，又以走出历史的清醒审察对北大荒作出现实回应，避免着过分封闭于“自我”的陷阱。

韩乃寅在《岁月》的后记中，曾述及他是在随从国家农业部赴美考察团去美国的半个多月的旅途中，拟完了六万余字的《岁月》提纲，“高飞在异国天空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创作这部小说留下的一点美好的灵感纪念”。本来，五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北大荒，跨度五十年的开发建设，要在如此宏大悠长的时空中孕成人物，纠葛情节，决非易事，而对历史作激情的烛照又不失之于“平面”的歌咏，也需要在广阔的时空找到焦点。从国土起飞，从高空俯瞰故土和异域的“记忆犹新的微妙的激情”使韩乃寅将《岁月》的构思聚焦于共和国的历史记忆和拓荒者的生命形态的交汇点，确立了还黑土地文化以心灵求索的叙事方式。北大荒这一世界最大的农垦企业的建成，是共和国的一大骄傲，也是三代拓荒者的英雄业绩，然而《岁月》深刻地呈现出了构成这共和国骄傲和拓荒者英雄业绩最广大最深沉背景的，却是数以万计荒原移民的日常生命形态。小说描写的“中心群体”六分场下属三个队的组成就很独特：一队清一色的解放军复转官兵，其中不乏战场上的英雄，然而他们来到北大荒后“思想情绪的倾向是暴躁”，因为安营扎寨于这莽荒之地，“娶媳妇竟成了最大最大的难题”；二队大多是国民党投诚部队的人员，因为抱屈于“参加援藏”才来北大荒，其中颇多“地方的三教九流，有的还是地痞赖子”；三队则都是来自北京等地的右派，“劳动气势和劲头很好”，但整个队“憋闷的空气，让你有种喘不过气儿的感觉”。《岁月》

将这样一支队伍安排成蛮荒之地上的创业者，显然是要表明，北大荒创业是一种英雄的业绩，成就英雄业绩的却是共和国的普通民众。复转官兵、投诚人员、戴帽右派，他们的人生都密切联系着共和国的命运，甚至不乏共和国曲折命运投射的历史阴影，然而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对共和国命运的关切，“让全国老百姓每个人吃上 20 斤北大荒粮食”，成为他们将个体的生命激情，燃烧成一种恒久的家园激情的人生。

从上述构思焦点生发开去，《岁月》泼墨于黑土地上心灵的求索。构成整部小说情节链上的一个中心环节，是北大荒创业环境中独异的“民间选偶”。北京农垦部的老部长“听到了”北大荒创业中“最大的难题”：“要是没有媳妇，怎么代代相传地建设北大荒”，于是，国家开始在四川、山东等地专门动员支边女青年。老部长还专门让人捎话来，让虎啸熊嗷、獐狍成群的蛮荒之地“三年后必须狗咬鸡叫孩子哭”！于是，首批两百名山东支边女青年来到了上甘岭战斗英雄高大喜、贾述生创办的六分场，她们来北大荒，有追慕战斗英雄的，有迷恋北大荒建设前景的，也有出于传统的“闯关东”思路的。但在小说设置的叙事境遇中，她们都被置于“选偶”的地位。这种国家政策的环境中，用较为纯然的民间方式“选偶”的情节安排，为小说提供了对共和国文化形态和北大荒移民文化形态的融和进行多层面开拓的可能。

《岁月》中的“选偶”自始至终在关东传统那种杂融天地、人神、主客的炽热、执着的人格精神（它源自东北历史悠久的日神崇拜积淀）中呈现出它跟共和国创业事业追求的契合。从卧冰尝雪的朝鲜战场带回的顽强斗志和北大荒雄悍民风显得水乳交融，共同烘托起共和国开发所需的强韧精神，也使得小说所写的种种“选偶”充盈着种种“野性”情趣。例如，小说开头所写的，姜苗苗来北大荒前是总政歌舞团的演员，常受邀请进中南海演出，和毛主席跳过舞。她开始站在“组织”的立场上，“想做点好事儿，担心好小伙遇不上好姑娘，也担心好姑娘遇不上好小伙”，便“撺弄”着，将山东姑娘王俊俊“介绍”给高大喜。不料，高大喜那“在战火中熏的”“老相”吓跑了王俊俊，并在全农场惹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于是，姜苗苗在全场大会上大胆表白了自己对战斗英雄高大喜的倾慕，平息了风波，也当众定了终身。姜苗苗的“选偶”，

全然没有知识者的含蓄、分寸，而以关东婚姻习俗中朴野、真率、自在、自由和“英雄崇拜”，既消解了50年代组织安排婚姻所挟带的阴影，又呈现了共和国创业时期特有的青春激情。

《岁月》中的“选偶”，其知音相觅的基石在于北大荒特有的家园意识。北大荒一直处于“双向移民”的历史旋涡中，以其辽阔苍莽迎送着来来往来的移民，其土地的丰腴肥美，又极易使移民迁徙流浪中的漂泊心理产生稳定感、亲近感。这确实是一块既吸引你落地生根又不遮蔽你追求视野的神奇土地，孕育着移民的家园意识，这种家园意识在共和国建设的神圣使命中转化为“扎根荒原，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岁月》就是在一个个生动的家园故事中呈现了一批批北大荒新移民的“黑土情结”，从而传达出黑土地的丰厚魅力。小说设置的人物纠葛，也围绕凸现北大荒家园意识而渐次展开。例如魏晓兰当初也是大胆追求战斗英雄贾述生，舍下县妇联主任的职位，只身投奔北大荒。然而，追求战斗英雄在她潜意识中多少是一种政治“游戏”，这使得她难以对北大荒产生“家”的感觉。后来，她跟副场长方春的恋爱婚姻，也始终是拿方春作为一个政治筹码，所以，她跟方春成亲后，家中也少有日常百姓过日子温馨和睦。一直到她在文革政治中身败名裂，逃离北大荒多年后，她想老有归宿，重返北大荒，也终难与方春破镜重圆。倒是她的儿子连喜，辞掉分场场长职务，带头办家庭农场，将“家”的命运再次融入了黑土。

韩乃寅在创作《岁月》前不久，还完成了长篇小说《高天厚土》。据说六中全会结束时，一家欲将《高天厚土》搬上银幕的影视公司兴奋异常地打电话给韩乃寅，说《高天厚土》述及的沟通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内容非常符合六中全会精神。其实，《高天厚土》成功与否并不在于是否吻合某种政治精神，而在于作者在处理“官场沉浮”这一特殊题材时，是否仍能将北大荒民间资源的开掘推向深处，因为小说从本质上讲，就是对民间资源的一种深度开掘。让人感到高兴的是，韩乃寅对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清醒把握，使他没有将《高天厚土》处理成现代官场的穷形毕相，而是将北大荒民间的强悍民风、淳朴民心跟锐意改革进取的领导力量交织在一起，共同抗衡于颇具中国特色的官场腐蚀力，并

用鲜活的北大荒民间语言，描绘出“官场沉浮”跟民心、民意的关系，从而在共产党应该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点上留下了警示世人的丰富含义。

毋庸讳言，韩乃寅进入这类“官场”题材创作时，并未完全摆脱为官者、当政者的思想立场对叙述姿态、叙事视角的制约，整部小说的矛盾冲突从新任市委书记罗冬青街头遭警察恶殴始，以在市党代会前夕遭人诬陷止，罗冬青的叙事立场不时控制着小说的叙事进程，但作者显然一直在努力突破这种制约。他不仅充分意识到自己要透视的官场不只是红黑两种权力的对峙、纠结，必须引入人民群众这一强大的第三方介入，而且竭力让罗冬青的故事立场多一些民间因素。例如，罗冬青性格中就较多一些民间天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从民间“闯入”官场的。他的思路、作风、方式，都带着乡间的淳朴简略。从表面上看，他似乎陌生于政治策略、技巧，不谙熟如何在政治斗争中以妥协、退让来保护自己，甚至他的“政治嗅觉”也逊于其部下史永祥，在突发的政治事件前，难免束手无措。然而，他却敏感于百姓忧怒，关注于群众疾苦。例如，小说开头，罗冬青对自己遭受的“八路军打了共产党”的“误会”，就是从“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打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角度处理的：“我们的交警队长……是实实在在把我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而且是外来的老百姓，所以才打得那么不留情，那么不由分说，那么毫不客气！”赋予小说主人公以这样的性格内容，不只是为了对比于市长计德嘉、市委副书记曹晓林、公安局副局长尤熠光等的官场心术（计德嘉就曾多次自诩精通“官场之道”），更是要以民风、民情、民意，民心去冲击乃至消解积重难返的官场官术，从而体现出跟群众的血肉联系才是执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

这无疑是《高天厚土》呈现官场沉浮的立足点。尽管韩乃寅的生活积累使他对官场生存、心态了如指掌，但他并未止步于官场写实，而是尽力调动起自己熟悉的各种民间场面，去透视、解析官场。他将小说场景安置在北陲小城，就是要借助于北大荒城乡独异的风情民俗，来剖析官场。小说多次写到的“官仙制不了卦仙”的场景，借北大荒“民谣”传达出了民意、民情；而那个“削发为尼”的“民间故事”，则足见民

间对官场的正邪善恶了然在心，抑扬分明。立足官场看官场，难免雾里观花，或隔靴搔痒，甚至会热衷于写黑幕、述媚俗；置身民间看官场，则会心明眼亮，洞若观火。

自然，在我们国家，民间跟官场，并非只有对峙。从根本上说，共产党员只要实实在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官场跟民间就该血脉相通、血肉相连。《高天厚土》在恢复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入木三分地刻画官场跟民间的疏离、隔阂乃至对立的同时，也生动描写了罗冬青、李迎青、史永祥等为官者、当政者跟民间的亲近、沟通、交融。在塑造这些党的干部形象时，韩乃寅始终从容驾驭着小说叙事中的民间时空意义，即民间在具体而特定的时空的诉求、情绪，和民间信仰、世俗人情中包含的警世意义，如小说写到的元宝村民上访事件反映出来的民间对经济转型时期剥夺农民、积累“资本”的种种不公的强烈不满，并借助于关东粗犷的民风、无羁的习俗在社会改革、转型中的延续、变异，而有力呈现了民心民意所在，罗冬青等就是始终置身于这样的民间时空中但又不粘滞于此，他们理解、体贴乡民的苦衷，深知民怨、民风的力量，但更关注民族传统、社会体制的深层变革。总之，《高天厚土》是在民间时空孕育罗冬青等形象的血肉感、真人气的。

小说取名《高天厚土》，用于表现官场城府森严的笔墨也不少。但即使是写“城府”中的酒色内幕，《高天厚土》也始终取民间视角，一是用世俗人情烛照市长计德嘉等官场权术、商场手腕、情场心计的卑劣委琐，二是以民间的真情良知对计德嘉等私生活的官场化构成冲击力，三是写出决定计德嘉等人官场沉浮的，归根结底仍是民心的向背。总之，在《高天厚土》这样一种官场题材中，韩乃寅仍致力于“民间版本”的寻觅。

一直到近作长篇《狗眼》，韩乃寅的民间真情不减，他用一个退休市长的视角，沟通了官场和民间两个世界的联系，在“狗通人性”和“人通狗性”的戏谑式对比中写活了诸多“关东形象”。相比之下，借“狗眼”现象抨击时弊反而不那么重要了。韩乃寅创作的心血为黑土地所接纳，所孕育，还会结出更多成果。



第一章

这些复转官兵们来北大荒前可能没来得及想，或者是根本就没想到，如今安营扎寨了，娶媳妇竟成了最大最大的难题！你想啊，在这茫茫的北大荒原野上，这光荣农场还是建场密集的地方，除架起了临时能用的电话线外，附近只有一个日本开拓团时期残留下的叫八家子的小村落，放眼是荒凉凄凄的旷野。这旷野里除了荒草地，就是烂泥塘和沼泽地。从远处影影绰绰的山林里、丘陵漫冈上，随时都能听到虎啸熊嗷声，就是那离建点不远的乱散树林子里、荒草地上也常有野狼出没，獐狍成群，要是有什么声音惊扰，那呼啦啦飞起的野鸭、野鸡和野鸟能一下子遮住一片天……

前几天，农垦部的老部长给光荣农场吴场长来电话，问复转官兵们开进北大荒有什么困难没有，吴场长扯着嗓子向老部长报告：“什么困难也没有，什么困难也不算困难，就有一条——这些二十五六的男子汉们缺媳妇呀！缺媳妇呀！缺媳妇呀……要是没有媳妇，怎么代代相传地建设北大荒，还能光顾往里移民，光顾往这里进口吗……再不想办法，人可要开跑了……”

“缺媳妇”这三个字，吴场长重重复复地一直喊了十多遍还不肯停，直到老部长对着喊“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他才算罢了。

其实，复转官兵们的这种浮躁心情，是六分场场长高大喜当做重大问题反映给吴场长并向吴场长告急的。他在向吴场长告急的同时，还给老部长写了一封感慨万千的信，并从通情达理的角度出发，列举了一些男子汉们心情烦躁的例子，以引起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同时他正着手精心策划

搞一场联欢晚会，让大家娱乐娱乐解解闷，开开心。于是排节目的排节目，搭戏台的搭戏台，没想到，节目排练好了，戏台子搭起来了，农垦部领导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开始行动了。六分场场长高大喜接完电话，还没来得及向大家传达，他那畅快的心仿佛荡漾在春水里一样，说实话，人不要媳妇怎么行，没个家怎么行，这个问题解决了，男子汉们就稳定了，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就有代代继续下去的希望了。

暮色里，西天缀满了鲜艳的彩霞，把北大荒的原野映衬得迷离而神奇。

戏台用电线杆子做四根脚柱，密集的横檩把整个戏台连接得很结实，台面没有木板，就砍了些桦树、柞树干等相并排铺成，台檐和横檩上还保存着原始的枝枝叶叶，很有一番风味，倒成了这北大荒的蛮荒野岭图画中很自然的一个人工景致。

拖拉机牵引的小发电机轰隆隆一响，戏台上的串灯忽地亮了，挤在戏台前的男子汉们，不，是垦荒者们，像是欢呼又像是哄闹，撒泼撒野地沸腾起来。

“静啦，静啦！”高大喜跃上戏台，左手掐腰，右手向台下挥舞着大喊了一声，哄乱的人群瞬间静了下来。在六分场的垦荒队伍中，高大喜是个拨拉得开、震得住的人，呼喊时惊天动地一样，人称“一声雷”。人们传颂说，在上甘岭一次极其残酷的战斗中，眼瞧阵地就要失守，他架枪猛烈地向一次次疯狂扑来的敌人射击着，就是那暴怒的呼喊给了战友们力量，振作了战友们精神……战斗胜利结束时，守卫的阵地已经是地翻三尺，山头削平，石碎草木焚，满山头的树林和草棵就剩下了他架机枪用的一个枯焦的松树桩。全连只剩了三个人，一个严重残疾，伤好后复员回山东老家了，另一个就是高大喜现在的搭档——分场党委书记贾述生。他身上多处伤疤，左臂骨折手术，钢丝到现在还没有取出来。高大喜呢，身上其他伤愈，右眼丧失功能，换上了假的。他们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正参加文化补习班，党中央一声令下，随着十万转业官兵来到了这北大荒。

高大喜见台下静下来，使劲儿一挥手说：“同志们，刚一进这开荒点的时候，我传达农垦部的会议精神时就说了，咱们十多万复转官兵在这北大荒分成了二十多个农场，六十多个开荒点。现在看，就数咱们光荣农场



六分场牛了，第一个向场部报捷，实现了开荒万亩！今晚这个开荒万亩庆功大会，就是让大家乐和乐和，消消疲劳，消……”他话到嘴边儿，要说“消愁解闷”，当然就是指这些男子汉们愁娶媳妇难的事儿，一闪念，觉得已有正式消息，上级已经很重视这件事，而且有了行动，又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霍地煞了尾，“好，我不啰唆了，大家看节目吧！”他想下台去，一瞧挤得黑鸦鸦的人群，索性在台角上一蹲，就这么看吧！

姜苗苗从戏台左侧姗姗走到中间，靠台沿站住报幕：“光荣农场六分场庆祝开荒万亩联欢文艺晚会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十八相送》。演出者：垦荒战士高清海、李开夫。”她报完幕鞠躬后退的一瞬间，台下喊喊喳喳哄乱起来。高场长布置要搞晚会时，就传出风要排演《十八相送》，几乎人人皆知，《十八相送》是写祝公远之女祝英台女扮男装，赴杭州求学，中途与梁山伯结拜为兄弟，两人同窗共读，三载相伴，不料，祝公远促女归家，在送别途中，祝英台托言为妹做媒，向梁山伯许下终身，山伯从师母处得知真情，赶到祝家求婚，祝公远已将英台许配太守之子马文才，山伯悲愤成疾而死……《十八相送》喜剧情趣很浓，虽不能让你开怀大笑，也能似一湾春水在心中荡漾，非常有意思。节目刚排时，大家猜测，姜苗苗和李开夫都是浙江人，浙江是越剧的发源地，姜苗苗女扮男表演祝英台，李开夫演梁山伯，再说姜苗苗来北大荒前是总政歌舞团的演员，李开夫投诚前混迹国民党部队时，是个说唱坯子，在来北大荒的专列上，就没少说说唱唱耍活宝，自然，这李开夫和姜苗苗演这个节目是天生的一对。可是，要组合这两人排练节目时，姜苗苗嘴里不说，心里却嘀咕，总觉得这个李开夫色眼色眉滴溜溜总盯着自己，便有些忸怩。贾述生和风细雨没解决问题，高大喜一通吹胡子瞪眼，姜苗苗满心不悦，最终还是接受了任务。垦荒者们最大的兴趣是来看这个节目，没想到姜苗苗报幕，她的替身成了高清海，不是女扮男装，而是男扮女装了。有人知道排练中的微妙之处，姜苗苗这一换角色，引得台下人们议论纷纷。有一点，人们都能猜得出，肯定是李开夫接替姜苗苗扮演祝英台。平常李开夫说话尖声细嗓，就有点儿娘娘们儿们儿的，在全场选这个角色，也就非他莫属了。

他俩一亮相，大出人们意料之外，都身着长袍书生服，头戴相公帽，

手中各持一把小纸扇，悠哉游哉地迈着四方步，书童挑着书箱的扁担颤颤悠悠身后相随，李开夫双眉特意画细，嘴唇画薄，轮廓仿樱桃般画小，身着男装，出场那几步，紧随梁山伯后身，确是故作女态，他俩身后跟着一个挑书箱的书童银心，他们还没进入角色拉开唱腔，就引起台下一阵哄堂大笑，还有不少人笑得前仰后合。

这个小小噱头，在这茫茫蛮荒之野，也成了很大的笑料。表演开始了，祝英台瞧瞧梁山伯，指着前面说：“你看前面一条河，”接着唱，“漂来一对大白鹅。”

梁山伯唱：“公的就在前面走。”

祝英台唱：“母的后边叫哥哥。”

梁山伯唱：“未曾看见鹅开口，哪有母鹅叫公鹅。”

祝英台唱：“你不见母鹅对你微微笑，它笑你梁兄真像呆头鹅。”

梁山伯唱：“既然我是呆头鹅，从此莫叫我梁哥哥。”

……

掌声、叫喊、口哨、起哄搅成一片，宁静的北大荒夜晚沸腾了起来。演出断断续续，加上返场，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这个节目才算完事儿。

姜苗苗穿着在歌舞团时那套绿军装，亭亭玉立地报幕：“下一个节目是单人故事《上甘岭的松木桩》。演出者：分场场长高大喜。”

她的话音刚落，高大喜抱着那块从上甘岭战场带回的烧焦的松木桩正要出台，散着怀、歪戴帽子的席皮朝台上挥挥手，一仰脖对姜苗苗说：“那松木桩的故事我耳朵里都磨出趺子了，还是让哥们儿我唱唱从八家子学来的一支歌吧！”不由分说，他歪脖晃脑袋，一跨跃上台去，扯着嗓子唱了起来：“北大荒啊好荒凉啊，又有兔子又有狼啊，就是没有那个大姑娘啊，大啊姑娘……”

“好——”台下响起了叫喊和鼓掌交加的起哄声。

“哥们儿——”席皮把脖子向台下伸得长长地说，“不看这《十八相送》，我还他妈的不心烦，就算那祝英台和梁山伯最后都死了，人家总算还尝到了一点儿搞对象的滋味呀！咱们哥们儿倒好，从战战场上下来，说是集中参加文化补习班，有文化了，就分配个好去处，没想到一杆子把咱们

